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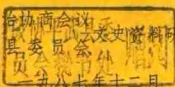
21.07

平武文史资料选辑

第2辑（总第2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平武文史资料研究会编
四川省平武县委员会



209 111



一九八〇年张老秀熟回乡视察留影

长鹏供稿



一九八〇年张老回乡在拟建“飞龙桥”处视察留影

长鹏供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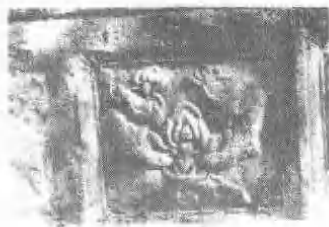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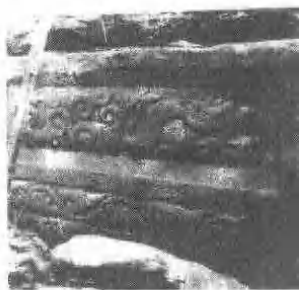
《飞龙桥颂》碑刻 张老撰文 马淑途书 傅孝绪摄

▼南坝唐代龙州刺史武元庆（女皇武则天之兄）

墓地遗址石刻之一“石鼓”。



▼石刻之二——台阶云龙



◀石刻之三——台阶花卉

平武末代土司遗像



◀ 黄手关长官司土官（后王）

王蜀屏参加平武和平解放

后留影



▶ 阳地隘土通判（前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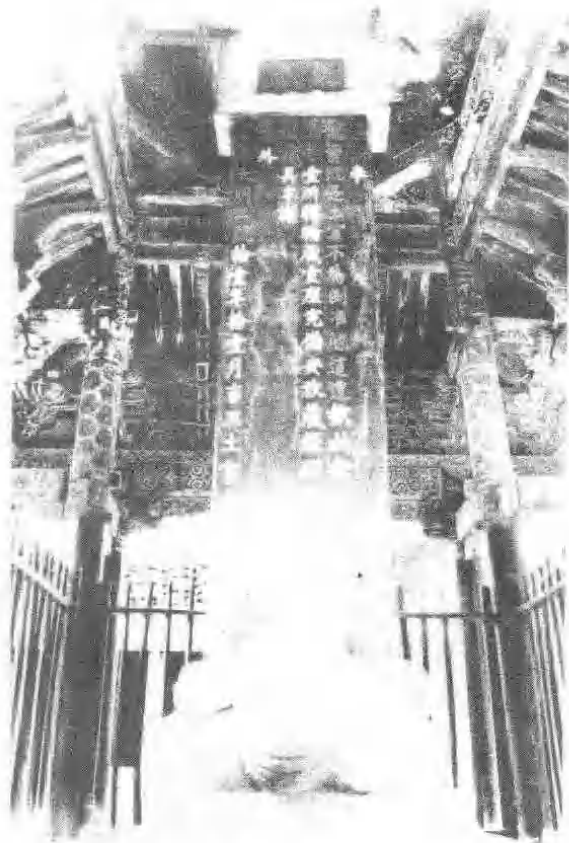
王金桂参加川北行署各

界协商会时留影



一九五一年出席川北行署协商委员会联席会议的平武白马藏族代表。前排左起玄根、右为二番官杨汝。后排左起为工作干部赵世钧、右为土官王金桂

本页照片郑长鹏收集



“勅修报恩寺”中，明英宗颁给土官王玺的“圣旨”碑刻。

向远木摄

建于明崇禎時之平武城
南山頂上的南塔



向
遠
木
攝



一九八六年五月修復後之平武縣報恩寺內明代范公升亭

梁伯言題字 向遠木攝

平武县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总第二辑)

目 录

- 读孙倬章先生评国共之争……………张秀熟(1)
- 附:对张老这篇文章的几点说明……………高思伯(2)
- 平武“藏区”问题……………张秀熟(8)
- 清末民间儿童读物……………张秀熟(14)
- 还乡杂咏……………张秀熟(25)
- 飞龙桥颂……………张秀熟(28)
- 忆南充教师讲习会……………金振声(30)
- 董玉堂同志在平武被捕纪实……………孙幼云(34)
- 平武起义解放略忆……………高思伯(36)
- 忆平武民众教育馆……………蒋廉尧(42)
- 回忆平武县委宣传队……………黄煜昌(44)
- 平武印刷业的起源与演变……………康之弘(49)
- 药乡探源……………李 侃(56)
- 简谈四十年代平武沙金生产……………蒋廉尧(60)
- 平武的田赋征实述略……………黄煜昌 刘兆青(62)
- 解放前的平武国民兵团……………黄煜昌(69)
- 清末民初四川省议会的平武县议员……………雪 凡(72)
- 解放前的平武财委员会……………苏惠明(74)
- 我所知道的平武行商会……………文 其(76)

三十年代平武县立第一小学概况·····	杨维钧 (79)
郑集成先生二、三事·····	郑长鹏 (82)
“平武导报”忆略·····	徐文范 (84)
平武薛、王两个土司的兴衰——王土司·····	张树敏 (86)
龙州宣抚副使王祥墓出土文物·····	向远木 (99)
唐代龙州刺史武元庆·····	张树敏 (107)
可与观成，难与谋始·····	张树敏 (111)
范公井和范辂其人·····	张树敏 (115)
解放前平武县官避籍琐谈·····	张一忱 (120)
平武城郊的南塔·····	向远木 乔天鲁 (125)
平武县长张一之·····	文 其 (127)
平西袍哥总舵把子吴凯臣·····	聂瑞璠 (132)
平武民间娱乐板凳戏·····	余 一 (136)
对联集萃·····	(139)

封 面 平武城外新建之飞龙桥 周贤中摄
校 对 曾清沂 傅孝绪 信杏如

读孙倬章先生评国共之争

张 秀 熟

孙倬章先生为吾极敬服之好友，其评国共之争一文，颇与余意有出入。余因孙倬章先生素以新社会民治主义倡导于时，且复为今之学者，其言当为世重，理之所在，不得不辞而辩之。

余意国共之争，则作者当置国与共于平列地位，从其发生关系之争处逐一评之，文始名实符合。今倬章先生之文，自始至终惟攻击共产党，并未提及国民党，则何以为评国共之争也。再蒋中正不过国民党一党员，不能代表国民党，充其量亦不过代表国民党中拥蒋之一派，则蒋之反共只能谓共蒋之争，充其量亦不过谓国民党中拥蒋派与共之争，决不能谓为国共之争。今倬章先生之文，除叙蒋中正与共产党破裂外，别无国共之争之事实，而倬章先生亦自认武汉之汪精卫、唐生智等为国民党而非共产党，则与共争者明明非国之全体而只拥蒋之一派，则亦何能谓为国共之争也。故就倬章先生之文观之，勿宁谓为共蒋之争；更就事实言之，勿宁谓国民党中容共与反共之争；再进一步言之，勿宁谓为国民党中遵总理政策与反总理政策之争，或革命与反革命之争，始为名实符合。

倬章先生有一大错，即抹杀国民政府免蒋中正职权事实上之根据，而谓为共蒋之破裂。稍留心时局者，皆知蒋中正收买青红帮，解散捣毁江西、安徽、浙江、福建、江苏等省各党部，枪杀赣州工人陈赞贤，殴打安徽省党部执行委员光明甫及

江苏省党部执行委员侯绍裘、张曙时，捣毁各地工会、农会、学联，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武器，枪杀上海数十工人，封闭上海市政委员会，破坏国民政府外交统一，种种行为，违反三民主义，违悖总理政策，违反民众利益，违悖革命军军纪，是为蒋中正被免职之唯一原因，此与共蒋破裂有何关系？假使蒋中正无此种行为，共产党挟嫌陷害之致免其职，则罪当在共产党；今蒋中正以罪恶昭彰而免职，是为国民党免蒋之职，是由国民党自身整饬党纪，此与国共之争又有何关系？若谓蒋中正虽已罪恶昭然，但无共产党则蒋可不免职，故蒋免职为国共之争之结果，是未免太小视国民党，国民党党员殊不承认也。倬章先生乃抹杀此种事实，而以国共之争为蒋盖覆，此实第一大错。

倬章先生尤为蒋盖覆者，莫过于谓蒋之行动虽有不是，但由共产党训练出来逼迫出来，此语不知何解？蒋之行动之不是，莫过于违反工农利益，此岂共产党训练使然耶？共产党为被压迫之工农所组织之政党，能训练蒋中正向工农自身屠杀耶？至逼迫云云，则必蒋中正本不向工农屠杀而共产党以武力强其后，谓云如此，则有罚如刑官之于刽子手然。试问代表工农之共产党曾如是耶？不知倬章先生如何推理也？

倬章先生之错犹不止此，其言曰：“武昌反蒋的虽不单是共产党人，也有非共产党人在其中，但其策略与主张则多出于共产党人。在蒋方面反党的人，不单只蒋一人，实有多数国民党人，……且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居。”余识甚陋，不知武昌反蒋之非共产党人究为何种之人，无政府主义者欤？国家主义抑宗社党欤？因倬章先生明明谓蒋方为多数国民党党员，且系三民主义信徒，而武昌则仅为共产党员与非共产党员，两相对照，则武昌或无国民党员，即有国民党员或亦不反蒋，固武昌之反蒋者，固不若蒋方之为国民党员之资格之确定也。余识更陋，不知武昌之划策与主张者究为伊谁？此伊谁何以证明即共

产党？余心甚痛国民党何以不能得一划策与主张之领导，望倬章先生提出证据以解余惑也！

倬章先生推论蒋中正之将来与余所悬揣亦有异。第一，蒋既免职，则讨伐蒋者，当由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负责，而非蒋与唐生智之相敌；第二，蒋既由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选出执行党的最高权力之中央执行委员会免职，则蒋为革命民众之公敌，万一发生战争，其实力亦等于无用，因蒋不能杀尽中国之革命民众；第三，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打倒北方军阀，非纯出于军事之收益，乃由于工农群众之拥护，蒋之罪恶全在违反工农利益，则将来决不可能得工农之拥护，结果必归于失败；第四，江浙五省盖虽可兵力镇慑，但反蒋革命民众之活动，亦必与其压迫之程度成正比例，吾人可由吴佩孚、孙传芳高压下国民党与共产党之活动，推之蒋高压下之革命民众，决不能为蒋扑灭；第五、从前拥蒋革命之军队，为第四军之一部及第十一军，因蒋之行动乖谬，已与蒋脱离关系，即在江浙五省之军队，真能革命者亦不少，万一战争发生，内部必有重大分化。故蒋中正若能改悔则已，若不能改悔亦不过盘据江浙五省，当孙传芳第二，自取灭亡。至倬章先生谓蒋必勾结帝国主义，则亦不过更加一层罪恶而已。

倬章先生为信仰社会主义者，对于共产主义研究自较余为深厚，惟余所知者：（一）据列宁、布哈林、河上肇所推衍马克思之说，则由旧社会制度达到共产主义的社会制度，中间须经过几个过渡时期，俄国新经济政策即此过渡时期应有，为共产主义实施上之必然阶段，而非共产主义之失败；（二）倬章先生谓俄国共产党非信仰主义的党，为竞争权利的党，此语不知何解？俄国无产阶级不应要求解放欤？不应向万恶的俄皇、贵族、地主、资产阶级抵抗以夺取政权欤？政权入无产阶级手即有罪欤？无产阶级应享之权利被人剥夺，无产阶级不能竞争

欤？竞争政权即非信仰共产主义，然则信仰共产主义者必栖霞餐露、游神太虚始为真共产党欤？真不可解；（三）倬章先生谓中国不能实行共产主义，所以中国不能有共产党，此语亦殊费解。须知中国之能实行共产主义与否？亦非绝对的问题，只客观条件具备与否的问题。换言之，只时间的问题。至中国能不能有共产党，非理论的问题乃事实的问题，事实上若中国无被重重压迫的无产阶级，则中国事实上可不会发生共产党。至于中国共产党之是否挂羊头卖狗肉，当以中国共产党之是否努力于工农运动及是否能代表工农利益为断；若中国共产党能努力于工农利益则中国共产党即非挂羊头卖狗肉，不在其竞争权利与否也，此亦区区之悬揣，非敢与信仰社会主义者之孙倬章先生为难也。

复次，倬章先生对于武汉南京之破裂，所谋挽救之方，余觉亦失之理想，盖恐共产党之不易抛弃共产主义也，惟余以为武汉南京果破裂，则吾人亦可庆幸。一则革命非可求速效，早熟反多危险，再则革命党内决不可含有不革命假革命等落伍分子，致党内发生障碍，影响革命进行。故与其混国民党左右派于一炉，混容反共于一炉，混逆总理政策者与反总理政策者于一炉，不如划清鸿沟，各自奋斗。俄国社会主义党自分为布尔塞维克与孟塞维克，革命进展始益顺利，始能有十一月的革命成功。国民党今日的分化情形与此同。倬章先生此文，以攻击共产党始，以共产党抛弃共产主义终，而结尾于共若不共，则蒋不得不听命于党，而军阀及帝国主义，亦将无所措辞，以反抗革命军。噫，何其声之似张作霖与张宗昌也。当二张大兵南下时，曾语人南方若取消赤化，则可谋和平，英日帝国主义之帮助张吴，亦均如是云云。彼等之所谓赤化，不知是否倬章先生之所谓共？惟必欲得军阀及帝国主义者之欢心，根本除非取消国民革命，关系在乎国与不国，不在共与不共也，倬章先

生今所说，恐将不为军阀及帝国主义者所满意，亦愿以质之倬章先生也。

录自成都《新川报》

四川大学新闻系 向纯武

1985年9月6日

附：

对张老这篇文章的几点说明

高思伯

这是远在六十年前张老与孙倬章的一论战的文章。这篇文章是由四川大学新闻学系在收存的成都早期报刊《新川报》上发见的。他们为了证实这一重要的历史资料，送请张参阅，张老除作了必要说明外，同意发表。旋经《成都报刊史料专辑》第六辑刊出。这篇文章我是在去年初冬便在张老处见到，我就打算为本刊抄寄一份，因张老西昌之行未果，近得同意交本刊发表。为使平武乡人，明确当时党的处境和张老发表此文经过，谨赘数语，藉明真相。

一、孙倬章的文章，是发表在当时他所主办的社会党成都机关报《民力日报》上的，原件已不可得，张老驳斥他的这篇文章，为了使读者便于参看对照孙的原作，仍交该报发表，但遭到该报拒绝刊载。这时老报人苏发成（一九八四年《成都晚报》举行老报人座谈会时我们还碰头，近闻病故）同志，他为了主持正义，不畏风险，欢迎在他主办的《新川报》上发表。

二、张老文章发表于二七年五月，正是蒋介石“四·一二”公开叛变革命的时候，他一手挟持其反动的武装力量与西山会议派的顽固分子合流，破坏了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主持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的革命主张，特别是三大政策，这是为全国人民和共产党人以及忠实于孙中山先生革命主张的国民党人所不能容忍的，因此蒋介石等人只能称之为国民党反

动派。

三、当北伐军节节胜利攻克武汉后，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纷纷来到武汉组成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临时中央党政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在武汉成立中央政府。但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汉，企图非法的在南京另立中央，一般称之为宁汉分裂。革命主流当在武汉，故张老的驳斥孙倬章中反对其国共分裂之说。

四、由于蒋介石与四川军阀相勾结，同年在重庆出现了“三·三一”对革命群众大屠杀，党的省委书记杨闇公等被捕牺牲，国民党莲花池省党部被捣毁，在张老发表此文的前夕，党领导的“成都市工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捣毁查封，并大肆逮捕工人和革命群众，白色恐怖笼罩成都。但成都党组织同时也进行着对“三·三一”的惩凶斗争和予反动派的省工会的反击，工人起来砸毁了省工会。张老作为川西特委领导人，是在敌人锋镝下写出这篇文章的。

五、孙倬章号称社会党的主持人，至少对于共产党与蒋介石之间的是非屈直应持公正立场，而恰在这时跳出来为叛贼张目，对共产党妄加诬蔑，张老及时予以驳斥，在当时不仅起到正视听的作用，更是一篇讨蒋檄文。

六、关于孙倬章其人，后来通过客观形势的影响，他的思想也随之起了变化，倾向革命，因而也不见容于国民党反动派，他所主持下的《民力日报》和“民力大学”，于一九三〇年遭到反动派的查封，他本人离开成都后淹死于普陀水中。

平武“藏区”问题

张秀熟

平武县北境涪江东部白马河、火溪河流域，自来住有一个兄弟民族，清代《龙安府志》但称为“番”，汉俗亦但呼为“番人”，族类自呼夺簏人。自明代即由王姓两土司分区管辖。辛亥革命后，土司制度废，旧所辖地改设乡、保，王姓两土司亦改由县署委任为两乡长，仍世袭，权力只如一般乡长，但仍保有历史上遗留的“宗主”关系，一九四九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原四川省分设东西南北四个行政区，平武隶属川北。一九五〇年川北人民行政公署成立，根据“共同纲领”和党的民族政策，对辖区少数民族须作正名工作。当时缺乏钻研民族问题的专家学者，但因平武和松潘紧邻，松潘“沿习”称藏族聚居区，遂亦划平武白马、火溪两乡及涪江西岸虎牙乡民族为藏族。于是平武境内，在行政区划上第一次出现了所谓“藏区”，在民族识别上第一次有了所谓“藏族”。

由于党的民族政策的不断贯彻，各民族的地位日益平等，旧日土官制度痕迹亦已根本消灭，这就促进了当地一部分被称为“白马藏人”的民族觉醒。他们在开始时，只怀疑他们和松潘等地的藏族不是一个族，但又提不出在祖国民族史上他们究应属于什么族。经过二十余年的自我认识和反复探讨，不断访师求友，问难质疑，终于自动地提出请正名本民族为“氏族”。事例空前，立即得到四川省民族事务委员会的重视，由省民族研究所约集国内有关各方，参酌古今文献典籍，深入实